



微象的悶苦

譯迅魯 著村白川廚





Aug

Jeanette P. Yen.
Chingshan University.
Kaifeng, Honan.
September 14 1929.

iiii

The Colours of his mind seemed yet unworn;
For the wild language of his grief was nigh,
Such as in measure were called poetry.

And I remember one remark which then
Maddalo made.

He said; "Most wretched men are cradled
into pretry by wrong;
They learn in suffering what they teach in
song."

—Shelley, Julian, and Maddalo.

80 |
0022

苦
悶
的
象
徵

0554

引言

去年日本的大地震，損失自然是很大的，而廚川博士的遭難也是其一。

廚川博士名辰夫，號白村。我不大明白他的生平，也沒有見過有系統的傳記。但就零星的文字裏掇拾起來，知道他以大阪府立第一中學出身，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，得文學士學位；此後分住熊本和東京者三年，終於定居京都，為第三高等學校教授。大約因為重病之故吧，曾經割去一足，然而尙能游歷美國、赴朝鮮；平居則專心學問，所著作很不少。據說他的性情是極熱烈的，當以為「若樂弗暝眩厥疾弗瘳」，所以對於本國的缺失，特多痛切的攻難。論文多收在小泉先生及其他，出了象牙之塔及殘後集印的走向十字街頭中。此外，就我所知道的而言，又有北美印象

根柢於性慾，作者則云即其力的突進和挑撥。這在目下同類的羣書中，殆可以說，既異於科學家似的專斷和哲學家似的玄虛，而且也並無一般文學論者的繁碎。作者自己就很有獨創力的，於是此書也就成爲一種創作，而對於文藝，即多有獨到的見地和深切的會心。

非有二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。但中國現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銹
蔽呢？這譯文虽然拙澀，幸而實質本好，倘讀者能細嚼忍地反覆過兩三回，當可以看見許多很有意義的處所罷；這是我所以冒昧開譯的原因。——自然也是太過分的奢望。

文句大概是直譯的，也極願意一併保存原文的口吻。但我於國語文法是外行，想必很有不合軌範的句子在裏面。其中尤須聲明的，是幾處不用「的」字，而特用「底」字的緣故。即凡形容詞與名詞相連成一名詞者，其間用「底」字，例如 *social being* 為社會底存在物，*Psychische Trauma* 為精神底傷害等；又，形容詞之由別

種品詞轉來，誤尾有 *tive*, *tie* 之類者，於下也用「底」字，例如 *pecalative*,
romantic，就寫爲思索底，羅曼底。

在這里我還應該感謝朋友們的非常的幫助，尤其是許季黻君之於英文，常維鈞君之於法文，他還從原文譯出一筆項鍊給我附在卷後，以便讀者的參看；陶璿卿君又特地爲作一幅圖畫，使這書被了塗鴉的新裝。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夜，魯迅在北京記。

記，近代文學十講，文藝思潮論，近代戀愛觀，英詩選釋等。

然而這些不過是他所蘊蓄的一小部分，其餘的可是和他的生命一起失掉了。

這苦悶的象徵也是歿後纔印行的遺稿，雖然還非定本，而大體卻已完具了。第一分創作論是本據，第二分鑒賞論其實即是論批評，和後兩分都不過從創作論引申出來的必然的系論。至於主旨，也極分明，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，就是「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基，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徵主義。」但是「所謂象徵主義者，決非單是前世紀末法蘭西詩境的一派所曾經標榜的主義。凡有一切文藝，古往今來，是無不在這樣的意義上，用着象徵主義的表現法的。」（角作論第四章及第六章。）

作者據伯格森一流的哲學，以進行不息的生命力爲人類生活根本，又從弗羅特一流的科學，尋出生命力的根基來，即用以解釋文藝，——尤其是文學。然與舊說又小有不同，伯格森以未來爲不可測，作者則以詩人爲先知，弗羅特歸生命力的





目次

第一 創作論

一	兩種力.....
二	創造生活的慾求.....
三	抑制壓抑之力.....
四	精神分析學.....
五	人間哲學與文藝.....
六	苦悶的象徵.....

二九

第二 義賞論

- 一 生命的共感.....四九
- 二 自己發見的歡喜.....五七

- 三 悲劇的淨化作用.....六四
- 四 有限中的無限.....六七

- 五 文藝義賞的四階段.....七二
- 六 共鳴底創作.....八一

第三 關於文藝的根本問題的考察

- 一 爲豫言者的詩人.....八七
- 二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.....九七

三	短篇項鍊	九八
四	白日的夢	一〇四
五	文藝與道德	一一二
六	酒與女人與歌	一一五
	第四 文藝的起源	

一	祈禱與勞動	一七
二	原人的夢	二〇
	後記（山本修二作）	一二五
	項鍊（摩泊桑作，常惠譯）	一二九

圖目

廚川白村照象並自署	卷頭
穆那里沙	二四
波特來爾自畫象(吸食印度大麻之際)	七四
雪萊紀念石象	九七
摩泊桑畫象	卷末

第一 創作論

一 兩種力

有如鐵和石相擊的地方就迸出火花，奔流給磐石擋住了的地方那飛沫就現出虹采一樣，兩種的力一衝突，於是美麗的絢爛的人生這萬花鏡，生活的種種相就展開來了。“No struggle, no drama”者，固然是勃廉譯爾（F. Brancière）爲解釋戲曲而說的話，然而這其實也不但是戲曲。倘沒有兩種力相觸相擊的糾葛，則我們的生活，我們的存在，在根本上就失掉意義了。正因爲有生的苦悶，也因爲有戰的苦痛，所以人生總有生的功效。凡是服從於權威，束縛於因襲，羊一樣聽話的醉生夢死之徒，以及忙殺在利害的打算上，專受物慾的指使，而忘却了自己之爲人的全底

存在的那些庸流所不會覺得，不會嘗到的心境——人生的深的興趣，要而言之，無非是因為強大的兩種力的衝突而生的苦悶懊惱的所產生罷了。我就想將文藝的基礎放在這一點上，解釋起來看。所謂兩種的力的衝突者——

二 創造生活的慾求

將那閃電似的，奔流似的，驀地，而且幾乎是胡亂地突進不息的生命的力，看為人間生活根本者，是許多近代的思想家所一致的。那以為變化流動即是現實，而說「創造的進化」的伯格森(H. Bergson)的哲學不待言，就在勸本華爾(A. Schopenhauer)的意志說裏，尼采(F. Nietzsche)的本能論超人說裏，表現在培那特蕭(Bernard Shaw)的戲曲人與超人(Man and Superman)裏的「生力」裏，嘉本特(E. Carpenter)的承認了人間生命的永遠不滅的創造性的「宇宙底自我」說裏，在近來，則如羅素(B. Russell)在社會改造的根本義(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)

tion) 上所說的衝動說裏，豈不是統可以窺見「生命的力」的意義麼？

永是不願意凝固和停滯，避去妥協和降伏，只尋求着自由和解放的生命的力，是無論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，總是不住地從裏面熱着我們人類的心胸，就在那深奧處，烈火似的焚燒着，將這炎炎的火燄，從外面八九層地遮蔽起來，巧妙地使全體運轉着的一副安排，便是我們的外底生活，經濟生活，也是在稱為「社會」這一個有機體裏，作為一分子的機制(mechanism)的生活。用比喻來說：生命的力者，就像在機關車上的鍋鐘裏，有着猛烈的爆發性，危險性，破壞性，突進性的蒸氣力似的東西。機械的各部分從外面將這力壓制束總着，而同時又靠這力使一切車輪運行。於是機關車就以所需的速度，在一定的軌道上前進了。這蒸氣力的本質，就外乎是全然絕去了利害的關係，離開了道德和法則的軌道，幾乎胡亂地只是突進，只想跳躍的生命力。換句話說，就是這時從內部發出來的蒸氣力的本質底要求，和機械的別部分的本質底要求，是分明取着正反對的方向的。機關車的內部生命的蒸